

## 路橋與冰箱

-獻給我的母親-

過橋喔。

柏林地鐵離站的時候，我在充滿酒氣的末節車廂，用你聽得懂的台語輕輕叫喚，希望遠在故鄉的你意識仍清明，內心有感應。

來到德國兩月餘，每一回搭上夜車，思鄉的心緒遂緣列車軌道巨大的轟鳴攀蘿附木望我追，帶著離返的混沌，他們叫你要等我，班機隔天到台灣。

你怎能耐得住等，我想，死生之拼搏是分分秒秒的構建，故鄉於遊子卻是路長夢遠。

我不甘願，我還在趕，趕路程，趕你的冤親債主急叩應。

列車行經地下路段，你殘破的病體在我腦海裡一陣跳顫，臉書亦剎地漏洩一則打卡通知—I與你及其他十多人被標記在「彌陀世界」。手機螢幕抗藍光，我只想搨標記者的耳光。

你應該還有在等我吧？是吧？點進通知欲尋你，一時忘記鐵路地下似幽冥，收訊如斷尾的河，閃屏。

撬開從超市買來的氣泡果汁，德國人的最愛，彷彿一切都得加了氣泡，日子才啾啾地容翻閱，人們管他叫「Schorle」，蘋果氣泡水是經典。一口飲下那樣的果汁，離鄉迢遠的肉身擁擠的末班車上與無數張歐洲面孔扭擰著，手裡則試圖讓網路世界輪迴加載，盼能速速重繫家裡消息。

還是沒有訊號，再一口，搖晃的車廂轉歷見得著光的所在，嘴底氣味鼓譟起幼時你偷騎阿爸的鐵馬載我一路飆往嘉義西區，汽水伯販售夢幻汽泡，異國Schorle少了那南國高糖果醬不惜成本的快意，只剩阿摩尼亞的色水，幻嗅帶告別的腥臭味，是無重量，飄飄的，怕痛的腐藥，一口嚥下便全融了，融蝕你我相互

追逐掛念的氣泡，只剩最後印象你肌黃的臉，無表情，肝硬化，滿滿腹水，對市廛了無快樂，亦無指望。

手底吃足流量的照片終轉出了個所以，閃現的照片背景是厝內彎彎旋旋、迷宮般的庄內三合院，不復見你總坐在埕下等我，抽菸配汽水；惟見救護車車廂開開，宣告將自人世下架一塊枯萎無助的殘軀，冷喪不入莊，你還沒過氣，已放棄急救，轉來佇厝咧等阿。

地鐵沒慢，生活也是，因為工作、婚姻，兄弟姐妹離家打拼的那班車，漸漸離原鄉的屋簷越來越遠，也像歲月一樣越駛越急，漸快直至看不清車窗外的臉容；腓特烈大街到站，換兩班車，隨後搭機轉航，十多小時返鄉路程道阻且長，慌亂的我一路屏息，選擇性失憶，歐洲語言不時似若偷渡數句低赫茲佛經錯雜入耳，瞞過諷刺的喧嘩，從未想過，在阿爸之後，會是最疼惜的弟弟，來鑿下那麼深的生死縫隙，今後若復相見，怕是淵魚躍入滾池的百年後了。

我返來啊，狗仔。

清晨霧重，厝內蒙襲更沉的愁慘灰階，你的臉被花圈置中放大，背景僵直對稱，眼前制式化的人生終幕，每抽換一個頭像，就招致另一場家庭末日。

我沒敢走進去，狗仔，我就這麼低著頭，淚眼潰堤行路的足履，鞋子溼淋淋，你想必知道我回來了，姊覆身黑暗出來替我提行李。

快點，快點，還沒啦！姊仔扯著我衣袖。

狗仔，你果然頑性，七爺八爺你都鬧得過，人家說誦經屆半，你斷氣又歸來，簡直奇蹟，就等我了對不對？

走進房間，眾人相圍面露驚懼，全無賀你復生的氣息，你望著天空喃喃自語，嘴角抽搐，我有點生氣，責備佈置好的靈堂喪氣會耗損你的魂魄，說不定你不走了，他們怎麼能這樣急著送你？我促聲叫喊，狗仔，狗仔！

你沒回答，僅是一味仰天笑語，仿若你我素昧平生。此般迴光返照無解不醫學，近近看你，就能理解身邊人的詫異。

我是阿楠啦，對啦。你說道。語調全變，外省口音，你論及一個極陌生的名姓，繼續說。

借這肉身一點靈，上輩子對他有拖欠，幫他留幾時辰，他二姐回來我們便同隨佛祖修行，諸位勿掛記。用你身體的那個「人」說。

什麼借屍還魂的劇情，甚是荒誕，現代精神科學興許未能切實將之詮釋，頂多視為腦部對於病體疼痛之極致所觸發的妄想，硬生生分裂出他者來借代承受。

不過…阿楠？拖欠？定靜一想，還真被我想到了，這名字是好幾年前搬來那個兵仔的小兒子，有次我們在大圳邊，你看到他抓鱸鰻掉下去，撞到大石，書包丟著二話不說就跳下水救他一命，可惜過沒幾年，阿楠又遇橫禍，據傳舉家探親途中不知何緣由被抓去，往後再無音訊。

阿楠和你都是這麼好的人，理當三災八難不來侵，可天道輪迴，凡俗宿命無以常駐，阿楠說完他的前身後事便離去，你的肉身亦灑脫地自浮世抽離。

母親坐在偏門灶腳邊，別過臉，眼淚譁然像水道頭。

弟仔，你也知道，阿爸離開數冬，這些年母親猶原與灶腳那只陳舊冰箱駐於同一場冷峻裡，九年來，她每天去第一市場買一樣的東西，父親最愛的虱目魚肚、七里香、發燒能喝的沙士，大哥愛吃的雞腿，你愛吃的草蝦……，逐樣在凍寒中重複擱淺，像標本存進博物館，也像她對這個家一次次著寒受凍的期待，偶爾拿出來來退凍加熱，餘下任憑其發酸流湯。

你總說不要管，老大人歡喜就好，我和大姐每回來一次便一邊碎念一邊整理，帶著女兒輩的吃味與對老母親的不捨，緊接著便迎來來母親一陣痛罵。

「恁拿我物件欲衝啥？恁阿爸兄哥轉來我通好煮。」她說。幫你們準備的一切，是相欠債、歡喜甘願，她是這麼認為的，就算爸離開久時、兄長坐牢、弟仔你愛風騷，她也甘願等待，相信你們都會回來。

但是你不知道，這次你離開她多不甘願，大廳隨後就有人送來大冰櫃，放著她牽掛一生的第二個人，你睡得僵直，越縮越小。母親就怕你終也瑟縮成天地微塵再尋不著，三不五時拿著抹布倉皇進大廳，把冰櫃玻璃擦了又擦，每每再走出來，眼神復由無限委屈遁回無法自拔的人間煉獄，彷彿一生的期望都隨你的靈魂幻作奈何橋下池中泡影，不斷重灼著她。

弟仔，你就這樣去跟兒時好友和阿爸作伴了，母親險些全拋置的失親之痛又重新叩響她碎得徹底的那一面，清醒時恍若隔世，隔世仍非涅槃。

入木打桶，弘法喪詞與左右鄰居惜別的涕面同場加映，你無緣的媳婦來厝裡幫忙，母親的少女伴贈送一段遷墓歌仔，告別儀式如此熟悉，意識摔回幾年年前，我們送父親最後一程的那段路。

見面次數指頭可算數的親戚全到齊，送行隊伍堪繞庄頭一圈，在那種純樸小鎮，哭天搶地才是最慎重真情的告別，你肅穆點煙，那是我第一次看不見你微微仔笑，你藏不住悲傷，我也是。

大哥為奔喪向獄中告假，一回家就朝著沈默的父親跪在地上三跪九叩地，隨後收束淚痕，站到旁邊擦拭他那尾指金戒，一邊與代他捧著父親遺照的母親商討出獄「指定車款」，賓士中古大半價錯過可惜。幸好後面的一切被道士師公喃喃的藥濟懺、往生咒落掉半段。

我猜你大概是那時發現自己大病的，你總是不愛講，大哥假釋出獄尚無生活費，卻旋即備妥車馬衣裳挺神氣，有時我不得不怨你何必浸工廠勞碌命，對不成材兄長悶聲大手筆。

經文聲將我拽回你的惜別禮，師公問，親屬應，弟仔，那所謂的彌陀世界你是否已抵達？作句偷日，人家說棺槨底下放一盤沙，有腳蹄代表你有回來，我於是端詳無數次，一句二句三句我都起大清早起來看，尋無影跡。

你已走遠了罷！

大哥幾經輾轉又回牢裡蹲了，「七逃人是越關越大尾」，他老話一句。

越來越多張憂傷的臉來和你敘舊，解結煉度今生了，過橋填庫捧魂帛，儀式都是那些，凡人信仰眼淚，好似至深的內心煎熬若非這些繁瑣的儀式則無以投遞。

成年以後的成長再說長大恐不再適切，長大是抽高增減斤兩的青澀語法，此時我應怪時間可畏，不自覺攀折生命樹上的花蕊，總令人忽地覺知某些名為日常的人事已然凋零。和你一起待在家裡的最後一天，大哥又向獄中告假回來，母親窮力朝那四塊板打去的身影撼動天地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這是她向陰司提出最沈痛的質詢。

過橋喔。送你出殯的隊伍隨道士沿路喊。

弟媳跟在棺木後放聲哭，要我們兄弟姊妹評評理，看你為何不早些戒酒戒菸戒麻將，少年時愛你的自由，結婚卻恨你的漂泊，一段至深的感情就像母親冰箱裡面的東西一樣，囤出壞味也「毋甘放」，從山下到山上，只見她手裡一包你愛的黃長壽，一根一根插滿山頭。

弟仔，過那座山就得目送你一個人走了，南國民俗惜情，回頭鼓車和電子花車轟隆作響，還是怕你會孤單，怕你忘記回家的路。

鑼鼓大作的鄉鎮，很快地便恢復寧靜，你成為我們胸前一口新傷，母親好長一段時間話少得可怕，記不清東西的老毛病加劇，冰箱裡的東西一旦清空，她便發呆流淚整日，有時和半開的冰箱對話，講到水淹滿廳堂。

落筆此時，她終於准允賣掉那台老電器，可又換了個方式藏匿父親和你，這回是收音機裡王祿仔的苦瓜丸，越買越多箱，說要留給你降肝火的啦。

弟仔，若有閒回來，記得去她夢裡巡一巡，叫她保重，說大姐跟我都很掛念她，罵她是真正愛她，望她健康呷百二。